关于《快雪时晴帖》进入清宫的史料

朱金甫

原清代内府收藏的王羲之《快雪时晴帖》墨本①，一向被看作传世珍品，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，古人曾誉之为“天下法书第一”②。乾隆帝把它视为“千古妙迹”，赞叹为“神乎技矣！”③故而将此帖与晋代王献之的《中秋帖》和晋代王珣的《伯远帖》同藏于宫中养心殿西暖阁的里间，命名为“三希堂”。意为“希世神物，非寻常什袭可竝云”④。

根据《快雪时晴帖》附页的诸多题跋款识、收藏印章以及有关书籍记载，此帖在进入清宫之前，先为秀水冯梦祯所有，后归涿州冯铨收藏，其时则在明末清初之际。冯铨是明末清初人，他在明万历之时及入清之后，均累官至大学士之职，为文官之极。并曾将所藏《快雪时晴帖》等法书精品汇刻于石，称之为《快雪堂法书》而名重于一时⑤。至于此帖在归入二冯之前的传世史，自唐宋至元明，或入历代皇宫御府，或转辗于世家显宦之手，其间踪迹，也约略可考⑥。但其在入清以后，究竟于何时及何种原因而流入清宫，则昔未见诸记载。乾隆帝对该帖无疑极为珍爱，自称：“予幾暇临仿，不止数十百过而爱玩未已”⑦，他在此帖首尾附页上所写的诗文题记，亦不下六、七十处，而对它的入宫由来，却只有“收入大内养心殿有年矣”一句，含糊其词，看来是有意讳避；近人林志钧的《帖考》，详考其流传历史，而对它的入宫始末，也只有“旧为涿州冯氏所藏，后入清内府”寥寥数字，显然他不知其详。笔者近读故宫明清档案部所藏起居注册，偶于康熙十八年的记注内见到有关此帖入宫始末之记载，兹抄录以公诸同好：

“康熙十八年己未。八月十八日壬戌。辰时……。是日，国子监祭酒冯源济，以王羲之《快雪时晴帖》墨迹二十四字，装成册页，赍付学士喇沙里代奏曰：‘此帖乃王羲之所书真迹，臣父素所珍藏。今皇上留心翰墨，臣不敢收藏此帖，愿进御览。’学士喇沙里转奏，上命收进。览毕，随命喇沙里传諭冯源济曰：‘朕万幾之暇，篤好读书临帖，常临王羲之字，素谓此帖甚善，今睹所献真迹更佳。朕心喜悦，赐以表里各八端，将此帖留览’。源济随于太和殿前谢恩。”

献进稀世之珍而只得到区区表里各八端之赏，还得叩谢皇恩，看来似乎很不合理，而冯源济之所以出此，则必有其因。他是冯铨的次子，顺治年间的进士，工于书画，职充经筵讲官，当然懂得《快雪时晴帖》的艺术价值⑧。其肯于忍痛割爱，进献御览，不是迫于压力，定是意欲邀宠。若从冯源济的品行及其经历去分析，后者的可能为大。冯氏父子，尤其是冯铨其人，无论是在明末官场或是在清初的朝堂，都曾因有才无行而备受非议和交责，政敌遍布朝列。甚至直到他在康熙十一年死去之后，还为其同僚的舆论所不容，以致虽曾获谥“文敏”而又旋被削谥⑨。冯源济本人的品行也不好，他在顺治年间，依仗其父之势及其本身的才干，仕途曾经一帆风顺，不数年而由庶吉士而擢升至翰林院侍读，充日讲官，成为顺治帝的近臣。但到康熙初年，却因“坐事罣误”而黜降为东城兵马指挥，后迁河南归德及江苏淮安等府佐贰，历经浮沉，到康熙十八年正月，才得以国子监祭酒而充经筵讲官，再为天子近臣⑩。这种宦海的坎坷遭遇，已不免使他余悸在心，而当时在朝当权的大学士杜立德等人，